

一切诉说， 均由大地倾听（组诗）

金国泉

转化……

田野里有几个人
与村庄中撒落的那几只
寻找虫子的鸡是对应的吗？

太阳让他们抬头
水稻让他们低头
抬头与低头过后
秋天就红到了金樱子的顶部

覆盖在祖母坟头的是一些荒草
但栩栩如生
这是一种转化？
尘土不会在这里
反复飞扬
因而 祖母的祖母的坟头
可能已成为这块正在耕种的田地
田中现在有水
水中倒映出几只鹭鹭与水牛

谁能将这几只鹭鹭赶走！
飞起与落下都在守望
都在叩拜

水牛的哞哞之声
是幸福得不可遏止吗？

没有一声走调
没有一声凝结
像远处湖中荡漾的波浪

以村庄的名义

那些花一直以花的形式理解草
以草的名义标注芬芳
——我是否混淆了概念
泥土已将一切清晰地标注

谁住在谁的心里？
我一直住在村庄
一直以村庄的名义标注自己
那些异于村庄的城市
因被村庄团团围住而
失去血色
发出机械般的吼声

谁还比村口的那棵树更加
难以企及？
年年自我否定 又自我肯定
年年放弃那些花那些果实与叶片
但它永远不放弃
紧紧握住根的泥土

那些粉红色的花朵
是泥土在歌唱？
人也是泥土歌唱的一部分
人的根在哪？
扎不下根的人因而四处流浪

那棵昨天伐下的树
今天又被泥土重新标出新绿
在村庄 这并非轮回
而是一个支点
记住：需要支点的人
永远不可能离开村庄

瞬间即为过去

瞬间即为过去
树木因此毛骨悚然
星星因此彻夜不眠

那些门那些窗户
是一道道昨日的缺口或者伤口？
那么忍不住疼痛地张开嘴

张开 我即出
我是被卸载的 还是被抛出的？
但张开也是一种解读
是我在读还是它在读？
那些摇晃的青青麦苗也在解读
但麦苗从不读史
即便它脚下的泥土里

秋雨掀翻的落叶

包明强

果实饱满的香味
开始在空气中发酵
让人飘然欲醉
风过以后，我不再担忧
那枚被鸟啄虫蛀的橙色柿子
是否还在高高的枝头上摇曳
守望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至于每一颗熟透的心愿
伫立在熟透的节气里
又怎么回避这九月的风呼

秋天的老屋

定格在记忆里的老屋
弓背哈腰，仿佛是一位
久病孤独的老人
在清秋的风中，轰然倒下
檐角划破最后的落日
那是一片酡红的伤口
洇染着屋后平静的池水

池塘里细微的涟漪是孤独的
袅袅炊烟早已化为苍穹的云朵
一棵高大的枫杨
默默审视经年过往
让内心孤独的年轻
在凄风苦雨中一一备份

有根根白骨
白骨里 有点点萤火

历史只剩下萤火
比星星还要微弱的萤火
在我下笔之前
总能照映我的笔
但它永远无法照亮

黑色的笔 因而
像黑色的锈迹 但有时
也像花 一朵一朵
散失在已然枯下去的
草丛之中

《史记》之史

司马迁是在修复还是在还原
竹简的厚度
传到我这 已然成为一张纸

我已渗入其中？
有我的历史也仍然是历史
对于历史 对于这部史书
我既在又不在

那些狗尾巴草在哪
两千年前就存在了的狗尾巴草
史书上找不到
没有一朵蒲公英毛茸茸地带上露珠

那些硕大的躯干纹丝不动
植物学家说 一棵树
躯干只起传递与固定作用
而叶片与根
在天与泥土之间穿行
让树生生不息

谁填平了那条鸿沟？
乌骓马的长啸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

沉淀是平复的一部分？
正如这部厚厚的《史记》
那么平整
但现在 它却
出现了许多被翻看的褶皱

斑驳的黄昏，轻轻呻吟
是雀替下祈祷的鸟语，随遇而安
崩塌的老屋终成秋天厚重的落叶
把蕴含在光阴中所有的陈年旧事
和立身处世淳朴的家训
深深根植于殷实的祖籍上

秋天的物语

带着银杏难以圆寂的梦魇
带着红叶呕心沥血的誓言
带着大雁声声凄美的呼唤
带着蟋蟀一粒小小的蛩音
我收集了秋天全部的物语
把它盛放在晒秋的簸箕上

不是每一片落叶都知道
身体内河流的去向
不是每一枚果实都知道
内核里藏匿的秘密
不是每一只大雁都知道
要途经的心路历程
不是每一抹秋空都知道
风轻云淡中的恬静
但我一定知道，这个秋天的心思
一定有春天里许下的承诺，尚未兑现

秋的脚步或急促或从容
都不想把世界万物轻易惊醒
我打坐在暮年纷乱时光的罅隙里
领悟着整个秋天并不圆满的禅意

月 夜（外一首）

朱俊春

湿漉漉的月亮
源自一场人工降雨
风悬挂在江面
防洪墙格外清亮

初冬的一江浊水
在振风塔下流连
浪花揉碎了清冷
回响着檐角的铜铃
月光迷离
带着菩提的禅意
与江水保持动态的默契
却难闪烁范仲淹的浮光跃金

这个夜晚
心情被雨水淋湿
又被这无边的月色惊醒
船上的灯火
与李白的那个窗户雷同
月光如霜
关于故乡和归期
不用举杯
不用相邀
汽笛一声
便温暖了远方的黎明

总有一些温暖在路上

悬铃尚余青色
梧桐的叶子开始惊慌掉落
寒露和霜降
是冬季的使者
身着橙色服装的环卫工
开始接见
这些城市的美容师
是日月最眷顾的人

满地的落叶
以及风起后的纷纷扬扬
都被一把笤帚固守成一方净土
烈日炎炎或者数九寒冬
风雨交加或者飞雪满天
那个熟悉而卑微的身影
总能感动一个时节

劳作的姿态
散发着人性最初的情怀
静立歇息时
像一株常绿的植物
平静地面对世俗

当我们被虚名左右
当我们被物质围困
存在的本质或已迷惘
生命的深处隐忍叹息
这群披星戴月的人
正如暮色渐深时亮起的路灯
又似灯火阑珊处的守望
总能给你些许温暖

